

丁酉降

曲斋花甲回望

林邦德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丁酉降

引
卷
之
一

曲斋花甲回望

林邦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酉降:曲斋花甲回望/林邦德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26-3103-6

I. ①丁… II. ①林… III. ①林邦德—自传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6461 号

丁酉降 曲斋花甲回望 林邦德 著

书名题字: 刘洪彪

责任编辑: 卓挺亚

装帧设计: 李兴甫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美达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20 千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103-6

定 价: 60.00 元

林邦德

字直夫 ,号戊子 ,别署一散堂、曲斋、得室、西轩。现为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全国中小学师生书法考级评审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宁波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书法促进委员会主任。

曾被评为“全国书法教育先进工作者”、宁波市宣传文艺系统“六个一批”人才、宁波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并被宁波市人民政府授予首批“宁波市十大文化名家”称号 ,为宁波市文化系统拔尖人才。



序

奋斗人生的真实记录

——序林邦德《丁酉降》

杨东标/文

出生在东海之滨小渔村的林邦德,以书法名世,对他人们更多领略的自然是其书法风貌。然而,林邦德还有多才多艺的另外几个侧面。比如画画,他的拟古山水,绝非一年半载可以练成;又如他善音乐,在业余文宣队里练就了吹拉弹唱的本领,因此他的艺术细胞显得丰富多彩。而这一次,他邀我为其作序的《丁酉降》,则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素养。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能具有这么多的才艺是十分难得的。所有的文化艺术涵养都是书法的最好功底,为此,我们可以读读这本书,更全面地认识林邦德以及他的书法渊源。

可称为自传体文集的《丁酉降》篇幅不算太长,却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林邦德六十甲子的人生道路。他以散文的笔法,亦叙亦议,亦歌亦诉,亦谐亦庄,真实而本色地记叙了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困苦、趣闻轶事以及努力奋斗后得到的成功和喜悦。他与时代同频共振。他善于运用故事和细节,善于自嘲和调侃,一如他日常



的谈吐。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遭遇,那些至亲至爱的情感,那些矢志不渝的追求,都通过看似不经意的自由而散漫的叙说,表现得十分生动。从文学意义上说,这样的传记也是值得阅读的。

林邦德的童年,没有太多幸运的光环,反倒是有几分潦倒与窘迫。父亲出海的苦难,外婆吸毒造成的败落,让他的家族每况愈下,他从小割草、放羊,初中毕业开始务农,每天面对黄土背朝天,让他产生了人生前程渺茫的苦闷,而最大的苦难则是时代造成的饥饿,他吃不饱饭,对此,他真有切肤之痛。其间,还有他二哥被嫌疑的政治事件,让他升不了高中,给他的青少年时期涂染了一种沉闷暗淡的色调。林邦德用那支调侃的笔,把这些经历写得令人啼笑皆非,笑中含泪。

青年的林邦德有两个重大的人生转折是值得记叙的。一个是参加胡陈港围海工程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爱好文艺的他,有了一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他学会了吹拉弹唱,又登台演戏,还写字画画摄影,广泛的文艺兴趣爱好,为他日后的书法专业铺垫了艺术基础。另一个转折,是他后来当民办教师,又考进了师范学校,成了一位正式人民教师。其后,通过不懈的奋斗,他从一个小学教师成了大学教师;从一个书法爱好者成为颇有名声的书法家。



他从事书法教育工作,也进行书法艺术创作,获得了各种奖项。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人生”两字,写出了最大的价值。这便是《丁酉降》一书的题旨,也是它面世的积极意义。所以,他会深情由衷地说:我们这一代:“尽管受过劳苦,挨过饥饿,经过彷徨,有过失望,但跟我们父辈相比,没有经过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颠沛的逃亡、国破家亡的痛苦、妻离子散的悲伤……我们这一代应该属幸运的一代”。

在阅读《丁酉降》书稿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觉,越到后面,作者写得越好。尤其是《重养生》《冠庄人》等章节,既是自传的组成部分,又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构思。单独成篇,都是好散文。因书法而健身,林邦德戒烟,遛狗,弄箫,吹埙,断食,游泳,打网球,把健身做得有声有色。文章写得如行云流水般,如聊家常,融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冠庄人》则是怀念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一段情缘,林邦德为了祭扫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璋的坟墓,几经周折,诚心可嘉,终于完成了这一心愿。此文写得情深意切,具有人性的温度。

作为书法家的林邦德,自然离不开对书法的阐述。有两段话说得特别好。当有学生问及“获奖秘诀”时,林邦德说:“在我看来,



毛笔是有灵性的,日久自然会生情。当毛笔几乎成为你双手的延伸时,你才具备了一双匠人之手”,但是,这还是不够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大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高洁之士,其次是一个饱学之士,最后才是一个技艺超凡之士”。这一段话深切地说明了书法家的艺品与人品、书法与学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隽语警句,真知灼见。他又说:“书法不应该用来比拼,用来竞技。因为它是跨越古今的艺术,它是沟通自然的艺术,它是让我们来汲取生命养分的艺术,它是用我们一生好好来爱的艺术。”正是这样,“在纸上写每一个字,都是修行,生命中的每一刻,也都是修行”。他明白这个道理,会让他的书法境界登高望远,一览群山。相信这对于同行以及其他艺术工作者会有启示意义,也相信他的字一定会写得更加成熟,他的人生奋斗之路会走得越来越宽广。

林邦德是我多年的朋友了,又是同乡,我真诚地祝贺他的成就,也祝贺《丁酉降》一书的出版。写下数言,权以为序。

2017年10月8日于宁波

(作者为中国文联第六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委会委员,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宁波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目录

序 杨东标 / 文.....2

第一章

我的家.....1

第二章

年少时.....17

第三章

喜文艺.....31

第四章

好书画.....49

第五章

当教师.....69

第六章

创家业.....87



第七章

仨女人.....103

第八章

教书法.....133

第九章

重养生.....151

第十章

冠庄人.....173

第十一章

拜名师.....195

第十二章

工作室.....217

艺术年鉴.....241

后记.....287

第一章

我的家



我出生在丁酉年十月，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1957年10月23日，把“廿三”这一天作为生辰是我自己选的，此后便成了我法定之生日。

听母亲说，她怀我临产时，父亲要赶渔汛，出外洋捕鱼去了。可能是当时母亲心系父亲的安危而过于担忧，以致记不清我确切的出生日期，只能告诉我大致范围：农历廿一至廿五之间，于是我就自作主张，挑中了廿三作为我的生日。选定这个日子的初衷是，这天恰好是我老家岳井集市之日，寄希望于那天家里餐桌上的菜肴，能比平时多些许油星。无奈，家里人口多且境况贫寒，即便是如此小的一个心愿，也并非年年都能如愿以偿。

尽管母亲未记清我的生日，但我出生后不久发生的那件事，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时母亲还在坐月子，象山那边传来口信说，有人亲眼看见我父亲的船在象山渔山岛外的洋面遇到大风巨浪被打翻，船上的人全部落水，不知是死是活。得此消息，母亲每日心悬一线，以泪洗面。不过好在母亲有信仰，天天祷告，祈求神的佑护。

大概过了一周时间，父亲竟奇迹般地回家了。后来听父亲说，翻船的那一刻幸亏抓住了一块船甲板，再加他渔民出身水性好，随洋流漂泊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被路过的船只发现才得救。

我在家里属最小，排行老五。我的名字是外婆取的，用



老宅



了近60年。60年代后始映的美国007系列电影男主角詹姆斯·邦德，与我重名，纯属一种巧合。我们五个兄弟姊妹的名字都是外婆所取，大哥的名字更洋气，叫斯达，若用英文姓氏顺序来念，就叫“斯达·林”。

外婆信奉耶稣教。打我记事起，总看到她一有空便在看那本比砖头还厚的《圣经》，神情十分专注。我几乎是在她的赞美诗诵唱声中长大的。外婆眼睛老花，她的那本

《圣经》为大字版本，记得每个字有我小时候的拇指那么大。等我上到小学中高年级后，外婆经常会问我她不认识的字。外婆虽只上了一两年学，文化程度极有限，然而，到了七十多岁高龄，还是我家十几口人的一家之



几十年前收藏的生肖壶——九吉



主，把三世同堂的贫困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外婆出生在长街大湖村一户地主家庭，嫁给我外公算门当户对。我外公当时是水东乡的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而且家里又经营着水东乡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染布坊，还有不少田地，属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外婆生了我母亲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外公求子心切，先是在邻村以典妻的方式生了我大舅，后来又纳妾生了我二舅，也就是说母亲姐弟仨均为同父异母所生。后来看宁波甬剧团的经典剧目《典妻》，老觉得剧中的人物与我家长辈十分相似。

听外婆讲，老早家里有两支老式步枪，她年轻时，单手就可以端起几十斤重的步枪瞄准目标。在她还是小姑娘时，跟一位有武功的师傅学过武术，几十斤重的石锁都能轻而易举玩得转。

可是，外婆自从生了母亲后身体一直虚弱，心脏不好，时常绞痛。听人说吸食少量的鸦片能够缓解此病症。一开始，外婆抱着试探的心态用了几回，结果十分灵验，但还是



不敢公开吸食。外公四十几岁就死于非命。听说是一次村民发生纠纷斗殴时，他去断案，结果被其中一方用刀误伤后引起重病致死的。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渐渐染上了毒瘾，以至后来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外公生前留下的家产，包括田地、店铺等等都逐渐被外婆变卖，换钱用来吸食鸦片了。这样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改时评阶级成分，我家正好达到无产阶级标准——“贫下中农”之“下中农”。我觉得外婆只是“无意于贫乃贫”，不可能像有些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地主那样，在土改前夕，提前以白送或半卖半送等各种方式处理掉自己的家产，其目的是到土改时降低自己的阶级成分等级，从而躲避被打击镇压的风险。外婆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断无此政治意识。然而，也正因为外婆的毒瘾，整个家族躲过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这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屡次劫难。此事也真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古语了。

母亲高小毕业，年轻时在耶稣教教会办的幼儿园当教师。当时，宁海县国大代表的胞弟以及国民党军官等显赫



人家曾托人来提亲，都被母亲一一婉言谢绝。母亲小时候曾暗暗发誓，长大了决不嫁有钱有势之人，因为外公瞧不起外婆，经常挖苦外婆不会生儿子，甚至欺负外婆的情形，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在母亲看来，穷苦人



父亲

家老实本分才靠得住，有相同信仰的人才可以托付终身。父亲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中兄弟姊妹多达十有好几，而且三代信奉耶稣教，符合母亲的择偶标准。于是，在双方大人的撮合下，父亲从象山大塘倒插门到宁海岳井。好在外婆还算开明，由她做主，决定子女全部随父姓林，不必随母姓。

我小时候，老跟在外婆的身边。外婆经常讲外公家和她娘家每年自家都要用大米做老酒，老酒都酿在家里最大